楚寶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聊篆
同邑石開雲較訂

宦蹟

召公奭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初爲西伯之大夫巡行南國以布厥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也乃徧歷鄉邑有崇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邵矣職者召伯宣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樾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小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朱子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樾而不忍傷也

聖楷曰考文王時南國雖不盡屬楚然殷武之詩曰惟汝荊楚居國南鄉則楚爲南國亦已久矣且鬻熊子事文王先諸姬受封江漢汝墳尤爲聖教首善地披服遠而勤勞大與邠土同一忠厚之遺

就謂二南之風非即楚國之風也歟嗟乎楚人不忍忘君即懷王客死猶思三戶況召伯哉故十五國相隨以盡而燕獨後亾秦甫二世告滅而楚裔之在滇嶲者猶稱王數世容誦甘棠之詩於是乎有感又按孔子刪詩寫楚風于二南其意益將用楚以觀周召之美化善乎鄭樵山先生之言曰孔子生平所欲有爲者莫如楚襄定公十二年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迈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交爭其君臣流

雖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益二國者楚之屬也其
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晉絕魯且分諸
惟衛而國小政亂皆不足以有爲山東諸侯惟楚
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
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
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
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
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
子喪楚眞輕稽之言也

方叔

方叔周宣王卿士也宣王北伐玁狁之後蠻荊背叛荊闻其名不戰而皆來畏服故詩人歌采伐有功以美南蠻荊征焉

京山郝敬曰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荊耳夫禹貢九州荊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音善也焉得比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

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四字之中衡嶽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荊故稱荊蠻非謂荊盡蠻也荊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如面墻江界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爲商頌云維汝荊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言玁狁遠而蠻與荊近不得不征也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抑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地里本無稽何以稱之

又曰夷夏天地自然之恨也西周之亾也以戎故
春秋謹之○如戎伐周○侵○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
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正所
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幀之內○西有秦○南有楚○東
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
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
朝鮮○秦楚○吳越○亦夷狄乎○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
不滿九州○地之三○倘盡翦爲夷狄則天不
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爲虞文春秋爲殘局

矣。仲尼何樂爲此乎。世儒既謂楚爲夷。謂攘楚爲
翦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
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則楚未服也。楚
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
英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得知。豈其舉東南
半壁。盡劃棄之乎。甚無謂也。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待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薳倚侯游于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冠皮冠衣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折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太公子）王孫牟（衛康叔子）燮父（晉康叔子）禽父（周公子）金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鼏以爲

分王共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辭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楚其愛鼏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鼏鄭敢愛邪王曰昔諸侯違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音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事

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主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乾谿之難。既遍于萊。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復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禮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遼彊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

鍾惺曰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爲在後引祈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泠泠王之氣柔而心閒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舅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驚王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伋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乾谿考

聖楷按乾谿在城父即今亳州也與章華臺原非一處東軒筆錄辨之甚詳又春秋繁露云乾谿者物女水盡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樂之舉國以從三年不罷物女事甚奇無人拈出

伯州犂

伯州犂晉伯宗子伯宗之難伯州犂來奔共王以爲大宰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

之。側。亦。以。王。卒。告。公。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楚
康王十三年。王卒。告。公。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楚
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出楚
伯州黎伯州黎伯州黎曰。貴介弟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王子圍寘之縣尹之爭于
君子也。其手。曰。夫子爲穿封戌。王子圍寘之縣尹之爭于
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公子圍與伯州黎曰。所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黎曰。合
及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
及楚人以囚曰。皇頡歸。遇王子弱。爲穿封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
于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
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亾何以及三子木果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
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宸逆子產患之使子羽
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圍使太
宰伯州黎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

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欲子晉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及圍將行大事忌伯州犁而殺之于郊

聖楷曰晉伯宗朝以喜鼈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藥而無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盡亟索士愁庇州犁焉得非陽

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于楚今視州犁在楚智非不及其父也而卒亦不免殺身之難非秋毋之際禍福之機危矣哉然而明哲婦人如州犁者當其時抑又何多也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魏武侯封爲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以謀去吳起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拘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百乎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兎宗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宗

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族者七十餘家

茅坤曰吳起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爲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習惜哉

聖楷曰史稱吳起嘗學于曾子觀其守西河時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又云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此數語便知學有原本處不可以其猜忍好色而忽之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初事光武、封新息侯、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蠻軍沒、援請曰、援臣尚能被甲上馬、是二翁也、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部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武陵五溪、援夜與送者訣曰、吾受厚恩、年迫桑榆、日索虜、常恐、或在、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桑榆、日索虜、常恐、或在、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

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
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
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
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
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
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
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俱拿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拿欲先奪令靈頭竟不得進大軍佛鬱行兎誠可痛惜前到臨縣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頻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拿得書寒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葬塞裁買城西數畝地槨殮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

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
來脩于廟然咸不自疑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聽
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韋昭畏口而奔楚燕將據
耶而不下嘗其甘心末規哉惜巧言之傷類也竊見
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倏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密自知當要七醜之使徵封
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孤疑宸營未集援

建安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
秋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溝壑如刻擾弊詔西使鎮
遵收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戎謀滅如湯救焚因敵人
冀略平而獨守空壁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銷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胸又出征交阯土多瘴
州閭復南討立陽臨鄉師已有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
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還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民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妄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定紹定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嘗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聽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云方領能規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勃

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朱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當待以舊恩荷車俛之勃○○○念○○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無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謁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于師、

軍士多濕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除之何如諸
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如
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詔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
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戎本
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屯遣魁
魏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
數訪問焉仕至尚書令以疾乞免卒于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輒糧嘗傭以自給建武初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礼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徑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

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嘗依因聚會私爲冶鑄歲所增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來亾命多致姦盜颯乃上繇鐵官罷斥私鑄遂招入五百餘萬颯理卽民事若官如家其所施政莫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勑以桂陽太守印綬家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淡充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教民種殖桑柘麻苧之屬勑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聖楷曰繼衛颯而治桂陽者又有許荆俱載後漢循吏傳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至耒陽有將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詰廷尉均遂感化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微拜諫議大夫桂陽人爲立廟樹碑按荆治將均兄弟雖是以身率之其實以術馭之小民頑梗有不畏守令而畏朝廷者爲治何可輕術也

馮緄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官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反叛、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避、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宛職之臣、相逐奔竄、會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受六師、前代陳湯馮

傅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衛衛
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
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
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乎
臣闕如施虎敦敦淮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
下饑饉豺虎敖狠盡征伐嘗減公卿奉祿假王庶
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宿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
罪綁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
姦邪伯夷可疑苟曰讎猜盜跖可信故樂羊見

示以謗書。願請中嘗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絹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絹冣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拜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于官。

聖楷按。應奉字世叔。南頓人。少聰警。讀書五行俱下。蒋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舉茂才。詔拜武陵太守。

先是武陵蠻酋詹山等四千餘黨拔執縣令奉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稍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蠻復亂焉親以奉有恩威請與俱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乃破賊故親推功于奉及黨錮起奉引疾自退追愍屈原著感騷三十篇卒子卻字仲違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炤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走、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醴陵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文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還、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廣募雜種諸蠻夷人桂陽追賊至陽山北入山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入山谷間數十計鴻等懼追兵急分散逃匿而士卒喜於得財不復設備乘此擊之可盡擒也尚書盧尚書以鴻等兵多且險不可卒制乃遣使招降鴻等鴻等信之即解甲投戈詣尚書降尚書大喜即日上馬將數十騎詣鴻等營受降鴻等不虞尚書至單騎而來皆下馬羅拜尚書慰勞之深自責咎因與飲宴示以恩信鴻等大悅即遣使分頭告諭其餘黨其餘黨聞鴻等降皆相率來降盡得其兵衆獵者來與戰守攻之力併攻一城一城不下則圍而守之令必破乃進兵逼之使不得相救救不得相及各個擊破之鴻等兵衆分散勢不復合自然離散諸將皆從其計十餘年間盡獵諸蠻大小皆平

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耳所亾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大破之尚出兵三年纍寇悉定七年封右卿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

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幷勢討擊大破之斬前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悉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後以尚爲朔州刺史來于官

史懷曰奪其所不可舍而嗢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兵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俱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近于懈而乃以爲奇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聖楷按陳球字伯真淮浦人爲零陵太守值賊來

攻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乃悉老弱兵守弦木爲弓羽茅爲矢張機發之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水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夾水及淦賊相拒不下會度尚救至遂共破平之杭徐字伯徐丹陽人初試守宣城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遷破賊封東鄉侯遷太山都尉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于官今長沙志失載

楊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邑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淸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嫌、功、遂檻車徵璇、防禁嚴
密、無疏白訟、乃嚙、脅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
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
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
政、徵拜尚書僕射、卒于家、

史懷曰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
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
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
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范曄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弛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冤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以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既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屢以破賊功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不從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賞然聞堅破卓三罪勸溫斬之輒不歎息拜堅議郎
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
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
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于零桂與星相應
遂越境深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各各興義兵欲以
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迎堅甚禮堅過叡
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閉軍至晏然
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請堅酒酣長沙王

簿再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　賊不時討請收出按軍法從事便率千軍門斬之穰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邏州督促軍糧施帳幔于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金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咲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震甚。整不敢攻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親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嘗著赤幘乃脫幘令近將祖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因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蓆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統數重定近覺是桓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大破卓軍梁共都督黎雄等是時或間疑不運軍糧陽人去洛二百餘里堅夜馳見于術術謝潤計校曰所以出身非有顧上爲國家討賊將下爲將軍受諸軍盡力懷門之私譬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

之言還相撝疑術跋踏卽謝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殘賊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彙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夜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聖楷曰呂溫題陽人城詩云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張謂亦云董卓猖顓文臺以三湘之衆結義勤王然使張溫始從破虜之言則誅卓一夫之力耳何至動天下之兵而使漢祚終移也孫氏據有江東數世豈非天意哉

明　梁駱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源後學周聖楷輯錄
同邑謝　璜較訂

宦蹟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亮蚤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

僑寓襄陽之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
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
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
徐庶見先主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罷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豪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解之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會劉表卒操追先主至于夏口亮素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遁至於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北面而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不
斷禍至無日橫江之役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故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

事之不能舉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今豫州新敗之後人心未附操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軍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

左衛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明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倍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
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
沔陽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七年亮遣陳式攻
武都陰平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
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
軍蹔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
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

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勝
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
才也

隆中考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
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
巖巖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巉巖
巖洞窈冗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栢亭躬
耕田梁甫崖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卷也。所云草廬處。已爲王家幽宮矣。大約因山爲墻。因水爲池。因崖爲屋。因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邃極廣極清極腴。孔明攀而登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以南陽爲荆州刺史治。荆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耳。名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何復致疑。且考漢初平元年。劉已得南陽。遣屯樊城。以窺荆襄。至十二年。先主始

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又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非南陽也其說亦似而無據

聖楷又按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麗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懷情自接泛舟裴徊爾休暢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據此則鹿門漢水白沙隆中

諸人擇勝而隱。定不相違。何得孔明獨在二三百里之外。亦足徵俗說之訛也。

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建安五年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還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驍雄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

之曰孟起乘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絕倫逸羣也羽美髯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二十四年羽率衆先王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陷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

權則樊圃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追謚羽曰壯繆侯子興嗣

聖楷曰羽殁而其神王于當陽玉泉山昔予友袁

田祖嘗作玉泉山記甚辨予猶憶其一二段云公三嘗名士春秋畧皆上口其言曰心在人中日在天上本之管子公又似熟讀管子者公字雲長又字長生諦想長生二字似與稽叔夜養生論有同情則公乃東漢文人今以健兒武夫待之誣矣又昭烈還公安遣羽爭長沙零桂三郡魯肅住益陽與羽相拒魯肅單刀赴會今云羽單刀皆誣也嗟乎世間盲說如此類甚多安得我友之筆一盡洗之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間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積詔之始至也軍糧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
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帳下讀書
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晚漁廢政寧欲夜出軍司
徐猷執之安危亦繫國家之安危也猷都督萬里安可
安容謝之此後之稍出矣祜以今日若死此門乃開將
改弱城東陽而兼于西陵險要開建五城鄣以逼人
祜卒贈太傅葬以殊禮羊舌肸晏嬰之倫乎祜之
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尚羊
舌肸晏嬰之倫乎祜之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尚

之心無與吳人交兵越日方罷不爲備乘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鄧顒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祜出鎮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償送絹賞之每會扈江汭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然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

矣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毒人者時論以爲藥元子反復見于今日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墜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蕭乃當如今言耳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寓甫在殯哀痛中詔令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舞下拜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當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雲救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弱臣强勢爲百代之戚羊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君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奏杜預自代疏奏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髯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若喪考妣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矣守邊將士亦爲之泣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文帝嗣立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假預節領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預欲聞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俘於孫皓果召政還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先認上

流勤保夏口以延視息轸緣多兵西上容其國土而陛下過聽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違圖天時人事不得如嘗臣恐其更難也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遠至舉雅拜歔手曰吳王驕淫驕雲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率兵向江陵遊濬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累捷皆如預策又遣牙官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趣火巴山進逼江陵吳都督

孫欵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吉等伏伏兵兵隨欵軍而入欵不覺直至帳下虜欵而還吉等發樂鄉城外欵遣軍出拒王濬大敗欵軍攻江陵克之斬武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伏節鉞撫之時虜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方春水生難以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弊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將手處也遂指授衆帥方略徑造建業所過城邑莫不來手

謝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封當陽縣侯封予珧爲亭侯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又修召信臣遺跡激湍清諸水以侵原田葛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孫杜翁孰識

習名與勇功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前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五年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

揚水考

聖楷按水經有夏水無揚水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汚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然則鄖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鄖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春夏水盛則南通

大江否則南迄江堤云者止以夏水揚溢爲名如詩註揚之水云揚悠揚也亦緩流貌非別有所謂揚水也今巢容河即杜預所開揚口之水入洞庭者在巢容縣北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大安中張昌作亂、轉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有功、遷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恭軍前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初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張昌竄于下雋山、弘又討昌、斬之、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

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弼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安以一國婚姻親舊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乎乃調罰甚苛私勳初之公賦省戍甚簡刑獄寡少百姓愛悅聽之弘常夜卧是旦聞城上持更者歎聲不絕弘慙之乃譴呵守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癃殘者遂給足百斛轉以相付舊制禀二斛五斗弘更減之口數裁足終歲無饑民捕魚給鹽菜之直弘下令勸之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參軍

別駕李興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貝荊州自突老
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
吾令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弘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
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憂尚弘後繼以萬斛給其
者十餘萬戶爵叙用流民多為尚弘乃給其田種擢
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為尚弘進盜賊弘于時流
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安有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
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安有興發者則曰某人之功
款容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宰

于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甫說弘以縱橫之事弘怒斬之光熙元年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荊亟歛豺狠之迹舉賢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畏力率衷順命一州清宴恬波千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侯于蒼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于征南見之矣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侃舉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與語異之、除郎、尚書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武庫令黃慶、慶進侃干賓曰、此子終當遠到、慶後爲吏部令史、補侃武岡令、會劉弘爲荊州刺史、辟侃爲南蠻長史、遣討張昌、破之、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亂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機內史扈瑗間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里舊、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吾知之、侃遣子洪

及兄子臻請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加侃督護使與諸君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輕私焉頃之遷龍驤將軍領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于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時周顗爲荆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

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鼓
夜三日行可至武昌賊果增兵來攻侃使宋侯等逆
擊大破之加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
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汚江遣宋侯等討江夏
賊殺之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
曾爲前鋒進軍斬冲悉降其衆杜曾復叛敗宋侯于
汚口侃欲還入湲中部將張奕將戴于侃侃戮之賊
至鈎侃所乘艦侃走入小船宋侯力戰獲免杜弢將
王貢出武陵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巳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道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疑張奕殺之庶情益懼降者滋多於是進討長沙太典初進平南將軍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郡士女莫不相慶侃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簿領殷繁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遨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遏船不

屑竹頭悉令不棄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
湔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
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蕝峻作逆殺侃子
瞻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侃妻龔氏固勸自行於
是戎服登舟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冀頭侃既斬峻
庾亮懼侃致討乃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大石頭城令取故節侃咲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侃旋江陵尋以爲侍
中大尉改封長沙郡公移鎮巴陵遷諮議參軍張誕

討五谿蠻平之又移鎮武昌遣子斌與中郎將桓宣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倚固辭不受倚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還國佐吏等苦留之咸和七年六月倚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綬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倚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

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赴長沙願調愈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蔑予樊谿倘在軍四十一年明敎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尚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曾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聖賢曰陶士行君賤而迎醫小君寇服其義既貴而酒有定限不忘其親即小可以觀大盡全乎忠

孝人也故萬嗣過盧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劉和季知其忠能可托與之分陝而治嶺有都督八州宏總上流連存非望之圖哉胡身之謂晉史所記未指之事析翼之夢益庶亮之黨傳致之信乎不其千百年眼不可與論古人也

庾亮

庾亮字元規、晉明穆后之兄也、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峻整、與司徒王導受遺輔政、陶侃卒、遷亮都督六州、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征西將軍、移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嶷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漢中、又遣偏

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
送于京都亮嘗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
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鉏衆叛親離
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
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
之石城下並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
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
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
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淮泗壽陽所宜進

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梱棘參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會冠陷株城毛寶赴水死亮乃憂慨發疾薨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其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詠謔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聖楷曰庾元規故自鬼雄不得以梱棘避塵遂戾吠影毋論下拜長沙虛轉之義可揑坐阻石城中

朝之氣堪悲即爾南樓清夜留諸君少住至今如對盡秋

劉道奎

劉道奎彭城人初爲無錫令宋元嘉三年累遷寧蠻校尉加都督雍州刺史善于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是民間有襄陽樂歌自道奎始也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諸蠻服衰經號哭追送至沔口誄曰爽俔聖楷曰史稱道奎卒未幾而羣蠻大動豈誠泰開漢閉易于反側哉抑後之人不善羈縻而容養之歟也嗟乎治民如御奔馬兕蠻蜚乎前召後杜之歌

可以思矣。

王僧虔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遜子敬方當羲雅過之孝武陵太守兄子儉于中途得病僧虔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于中途得病僧虔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皆以一廢寵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寔懷其心誠未異古凶兄之亂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得回舟謝職輕復遊宦之興矣屢遷侍中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徵、中、遷、吏
部、尚、書、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
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世、祖、即、位、將、授、以、台、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
朝、行、當、有、入、命、之、礼、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
寔、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僧、虔、固、讓
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
榮、位、已、過、所、懸、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
官、謗、邪、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人宋湘州刺史覬之之孫也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亾爲禍皆開冢剖棺永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關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憲之因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屢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祖覩之等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聖楷按史又稱憲之累經宰劇資甚儁在及遘堵蕭然所著有衡陽郡記蘇此觀之世求有道之士而不善居官者亦未有其廉吏而不善愛民嘉樹之陰良足憩何必甘棠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吳郡人初仕梁爲安都太守陳武帝立授湘州刺史太建四年都督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始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遇良辰賓客並集汎江置酒又于山齋召致玄儒冬夏賚奉及卒江總銘之後主撰詞曰秋風驚竹煙水驚波幾人憔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霧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聖揩按史稱孫臏有文武幹畧見知時王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于戰勝攻取屢著勳勞加以好施接物士咸向慕然性不循恒頻以罪免墜乎再阨後王之詞置其然乎遡洞高風猶勝秦狗之烹也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故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奸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俗多侵漁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遺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民慨然懷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柱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遍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歷小司空少保復出爲荆州刺史卒太和六年上疏乞歸卒

聖楷曰、清白吏之風、人人知慕、但能干俠殤之陽、賦詩清水、不作異觀、方許善學古人。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驍捷跳趻如飛大和初起家奉朝請時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槃髻而趻繩直如矢焉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今日所謂龍蛇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

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出爲東荆州刺史時蠻賊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臨陣遊獵之際潘亦戎裝或齊鑣戰場或金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軍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大眼善撫恤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自爲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焉前後江南所遣督將皆攝其威時傳言不

即止。王肅弟康之初鎮國也，謂大眼曰：在南叫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勇，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又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嘗縛蜜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詔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海鞠嘗有虎害人，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

學學選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甫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

聖楷曰有如此武并作方鎮何得不亟錄之以爲兒置者倘潘氏雄豔亦不讓李舅婁夫人獨孤氏也